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三十七回 梅素娘貪歡殺主 花子能絕欲探親

話說梅氏舉起劍來要殺下去，那花虹在牀下伏著，已看得明明白白，見梅氏拔出劍來要殺太師，連忙爬了出來將梅氏手扯住道：「且慢些。」梅氏道：「趁爾爹爹睡著，此時若不下手更待何時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須要計議停當才可下手。」梅氏道：「爾既不容我殺他，也罷，待奴自勿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一發使不得，到不如我與爾一同死了罷。」一個拖來一個推去。正在急忙之際，忽見樓下花信、花年叫道：「太師爺，快些下樓，萬歲爺聖旨來召太師爺入朝議事。」花子能想道：「好了，救星到來了。」梅氏聞叫不覺膽寒，連忙將劍插入鞘，花子能急忙望牀下爬了進去。梅氏將手袖放下，穿了裙走近牀前，叫聲：「太師爺。」那花太師爛醉如泥，任叫不醒。梅氏遂將醒酒香取了一小塊放在花太師口內，不一會時，花太師酒已醒了，開眼一看，問道：「素娘，爾為何不睡？」梅氏道：「萬歲爺有旨，特召太師爺入朝議事。」花太師聞言，說道：「快些點燈。」就立起身下牀來，將衣服抖一抖道：「我為何不脫衣就睡下？」梅氏道：「因太師爺大醉，故此和衣而睡。」花太師道：「花年、花信在那裡？」梅氏道：「在樓下等候。」

花太師道：「素娘，爾自去睡罷。」梅氏應道：「是，太師爺慢請。」花錦章遂走下樓來，花年、花信提燈照太師爺出去。雙桃將門閉了，走上樓來，只見梅氏歎不絕聲，花子能從牀下爬了出來，驚得一身冷汗淋漓，說道：「如何！方才若還不是我阻擋，早已一劍將他殺下，頃刻機關敗露，將誰人去見聖上？到那時就將他頭拿來裝也裝不上去，欲去鬼門關追他的魂魄也追不回，卻如何是好？」梅氏歎道：「罷了啊罷了！丫頭們下去，將門閉了。」乃說道：「他命是不該今夜死的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他偏要活到一百歲。」梅氏道：「混賬，他若不再來是不必說，如若再來時定不再饒他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他若再來之時別作計議，如今我倆先赴巫山良會罷。」二人說完，遂解帽寬衣雙雙上牀雲雨。睡到天明，花子能爬起身來梳洗明白，忙走回家。暗想道：「這件事若是別人，我自然助他一臂之力結果他的性命，念他是生我身的人卻做不得。只是昨夜我若不阻止，我爹爹已作無頭之鬼了，到今日如何了局？我想梅氏因貪我少年之故起此不良之心，從今以後我不可再去，使他絕了念頭，全然我父之命便了。」若說花子能為人強暴，無惡不作，有善不為，在父親面上原曉得不可謀害。自此之後斷絕不去，正所謂負心男子癡心女。

且說梅素娘懷念花虹，心焦燥熱，今夜見他不來等到明日，明日又不見他來想到後日，一連數日不見花虹到來，只道他是怕著太師不敢再來。這一日花太師復來與梅氏飲酒，正飲之間，花太師道：「今日夫人已回家去了，我已選定明日接爾回衙晨昏陪伴，一則免爾寂寞，二則省我來往，爾說好麼？」梅氏聽了此言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若到衙門去，被他時時惹厭，我與少爺的好事豈不成空？必須今宵將他殺死，我才得與少爺永為夫婦。」心中立定主意，口裡答道：「悉聽太師爺做主。」又吩咐丫頭：「再備酒來。」花太師道：「這幾日國家有事，日夜不寧，我心甚煩，不想吃酒了。」梅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少吃兩杯便了。」花太師道：「既是爾要吃酒，老夫陪爾三杯，不用大肴，只須小菜。」梅氏應聲：「曉得。」私下吩咐了丫頭幾句話，雙桃領命而去。不一會時，雙梅、雙杏將酒菜取上樓來排在桌上，二人對飲，梅氏只是勸花太師吃酒，誰知花太師命未該死，這夜任從梅氏勸酒總不飲下。那雙桃奉了梅氏之命，到廚房拿了四盤肴饌送到便房來勸花年吃酒。這日花太師只帶花年一人來，這花年又是個貪杯之徒，更有雙桃勸酒，豈有不醉之理。

雙桃將花年灌醉，走到樓上來要相幫梅氏行事。花太師吩咐：「將酒席收去，爾們睡罷。」自己上牀先睡。梅氏將眼色一丟，似乎叫他們不要睡的意思，四個丫頭一齊避在房門外。

梅氏將衣襟脫了上牀來陪太師同睡，意欲待他事先睡著，然後好放心行事，那知四個丫頭聽他二人已在牀上作樂，雙桃道：「今夜是不能成事了。」雙杏道：「卻是為何哩？」雙桃道：「此時正開心作樂，就要行事也來不及了。正在快活之際，還有甚麼閒工夫來做這個險事？我們大家去睡罷了。」四個丫頭遂一齊下樓去睡。

且說梅氏見太師房事已畢，放倒頭便睡著了，遂悄悄抽身而起，將褲穿了，又穿一件短襖，將蚊帳掛起，把手將劍拔出鞘來，走近牀前。未殺之時心雄膽壯，此時不覺膽寒起來，見花太師仰面而臥，梅氏此時硬了頭皮，大喝一聲：「老賊看劍。」望太師喉嚨一劍砍下。誰知神昏眼亂，欲砍咽喉錯砍在頭上。

花太師被這一劍砍下驚醒，叫聲「噯啾」，連忙跳起，一手扯住梅氏短襖。梅氏一想：「他若不死，我命必亡。」連忙掙脫，罵聲：「老亡八看劍。」又一劍砍來，花太師連忙閃過一邊，將腳望梅氏小腹踢去，梅氏叫聲「噯啾」，跌倒在地。花太師也不穿衣褲，跳下牀來將劍拾在手中，復將梅素娘端住，罵道：「爾這喧人，我且問爾，爾為著何故行兇殺我？」梅氏只叫：「太師爺饒命埃」花太師大怒，一手拿劍一手揪住梅氏頭髮將起來，問道：「爾這賤人何故殺我？好好說來。」梅氏此時身子一鬆，存了他活我死的念頭，一手將花太師子孫袋捏住往下一扯，那花太師疼痛難當，把劍一揮將梅氏砍為兩段。

花太師氣得目定口呆，滿身發抖，將劍丟下坐在椅上罵道：「爾這賤人這樣大膽，如此無禮，這還了得？只是何故突起歹心下此毒手？」想了一回說：「是了，必是這賤人有與外人私通，故起這念頭。」將燭拿來四處一照，並無一人，仔細再看，見房門已開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，被他走了，此時料已去遠，想不能追回。賤人既死，姦夫已走，不免喚起丫頭查究便知明白。」遂自拿燈走下樓來，到丫頭房門口將門亂打。卻好雙梅已醒，問道：「是那個打門？」花太師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雙梅道：「原來是太師爺。」連忙下牀將門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太師爺為何赤身露體滿面是血？敢是二夫人月經來了不要爾同他睡，趕了出來麼？」花太師罵道：「賤人休得胡說，隨我來。」二人走到樓上，花太師將燈放下，那雙梅見梅氏身分兩段滿地是血，吃了一驚，大叫一聲：「噯啾！」一跤跌倒在地，連忙又爬了起來，驚得滿身只是發抖道：「太、太、太師爺，二、二夫人為何如此？還、還是冒、冒犯太師爺，還是不、不、不能湊趣？爾、爾亦可以對他說得明、明白，叫他下次要討好，再不然就打他幾下就是了，何必如此？」花太師道：「非為此事。我且問爾，平日何人在此走動？」雙梅道：「太師爺這句話問得差了，此處只有太師爺同二夫人，二夫人同太師爺，並雙桃同雙桂、雙桂同雙桃、我同雙杏、雙杏同我，少……」遂住了口。

花太師問道：「少甚麼？為何不說？敢是少爺在此走動麼？」

雙梅道：「少爺從來不曾到此。」花太師想道：「他說得奇怪，為何說個『少』字遂住了口？莫非畜生有來此麼？」爾說花錦章乃是一個調和鼎鼎、變理陰陽的宰相，要辦多少的事，莫說這點小事就看不出麼？花太師連連問道：「雙梅，少爺昨日可有來此麼？」雙梅答道：「並不曾來。」花錦章道：「少爺到此也是平常之事，他若要來難道我不許他來麼？爾快快從實說來，我就收爾做二夫人，爾若不說明我就一刀叫爾照二夫人一樣。」雙梅暗想道：「我方才不小心說出一個『少』字，被他查問，如今怎麼好？」花錦章見雙梅沉吟不語，叫聲：「雙梅，為何不說？爾若說得明明白白，我自然收爾起來做二夫人。」

雙梅道：「多謝太師爺，丫頭無福消受。」花錦章見他不說，將劍拾起叫道：「雙梅，爾說不說？若再吱唔爾看此劍利也不利？」雙梅急了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太師爺饒命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爾還不說麼？」一手將雙梅頭髮揪起，一手將劍靠在咽喉道：「爾說不說？」雙梅唬得魂不附體，料想瞞不過了，只得從頭至尾老實說了一遍。花錦章一聽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恨道：「可惱啊可惱！小畜生自敗門風，來到此處將庶母也通姦麼？是不是一個母子之分，怎麼連五倫也沒了？要他何用，就使花門沒了後代，斷不要留此畜生。」將劍指著雙梅罵道：「爾這賤人，結黨成群敢來害我麼？」雙梅道：「這個丫頭們不敢。」花太師道：「喧人利口。」一劍將雙梅砍成兩段。心中又想著：「雙桃、雙桂、雙杏乃是一黨之人，斷然饒他不得，倘傳揚出去叫我如何做人？」遂一直走下樓去，將三個丫頭一個一劍砍為六段，可憐梅氏一念之差，自作斷頭之鬼，又連累四個丫頭個個身首異處。那花錦章想道：「尚

有兩個老婆，知了此事必會傳揚出去，這亦是饒他不過。」遂又走到廚房將房門踢開，走進去一個一劍分為四段。可憐這兩個老婆，遭此冤枉慘死，這叫做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有冤難訴，有屈難伸，只好到陰司去算帳罷了。

且說花錦章殺了二個老婆，復到樓上坐定，頭上被梅氏砍了一劍，皮肉削開，血流不止。方才正在氣惱之時不知疼痛，此時心神略定，覺得疼痛難當，忙尋一塊羅帕來包了頭上，穿好衣褲。誰知被風吹人傷痕，一時眼花頭暈，滿身寒冷，兩腿酸軟，意欲下去叫花年，那知兩足難以移步，不能下樓，只得睡在牀上，遍身發抖。想起心事又氣又惱，又不忘愛色之心，口裡叫道：「梅氏啊梅氏，不是我心腸太硬，誰叫爾下此毒手？自今以後將往日恩情一旦休了。」又歎口氣說：「咳！說便這等說，我想起來並不干梅氏之事，這都是那畜生之故，他若不到此，梅氏何能與他私通？」況且青春美女愛少年郎固有其然，他因嫌我年老無能，不足以快其意起此毒心。畜生也畜生，我斷然饒不得爾，就將畜生來碎剮凌遲也不足償其罪。」

此時已是四更五點的時候了，只聽得花年在樓下叫道：「請太師爺上朝。」花錦章聞言乃叫道：「花年，爾走上樓來，我有話對爾說。」花年應道：「小人不取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不妨，快些上來。」花年聞言，遂走上樓來道：「太師爺叫小人上來有何吩咐？」一邊說一邊走，不提防被雙梅屍首絆了一跤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「什麼東西將我絆了一倒？」低頭一看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噯噯」花錦章止住道：「不要高聲，是我殺的。」花年道：「太師爺何故殺他？」花錦章道：「他衝撞我，以故殺了。」花年道：「那邊還有一個哩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那邊一個是二夫人，不許爾多言，快去備辦棺木七口，一面去稟知三爺、四爺，只說我有病不能上朝，叫他代奏聖上便了。花年，爾須速去速來。」花年應聲「曉得」，花錦章又吩咐花年道：「少爺面前不可多言，如敢違我也是一劍。」花年道：「小人不取多言。」遂提了燈走下樓來，出了園門騎了花錦章的馬先跑到花錦龍那邊去。誰知已上朝去了，花年隨即趕到朝房。此時那些文武俱皆齊集，盡說道：「花太師此時為何還未見到來？」正說之間花年已到，說：「花太師有病在七畝莊，不能上朝，叫三老爺、四老爺代奏聖上。」眾人聞言，說道：「等上朝過了前去問候罷。」花年又跑到棺木店備買了七口棺木，叫他抬到七畝莊去。自己先跑回來稟明太師道：「棺木已備齊了。」

花錦章道：「將梅氏並四個丫頭、兩個老婆成殮了，切要機密，不可與外人曉得此事。」花年應聲「知道」，遂將梅氏一手一段拖下樓來，又走上樓來將雙梅也拖下樓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為何將他們一齊盡皆殺死？我先只道殺死兩個人，為何要七口棺木？不知是兩個老婆三個丫頭一夜工夫殺得乾乾淨淨，不留一個，這卻為何哩？」想來想去卻想不出是甚麼緣故。又自想道：「我一個人如何做得來？太師爺又不許講與外人知道。也罷，待我就附近地方去尋幾個人前來相幫，我須賠幾個酒錢罷了。」遂走出門要去叫人同來相幫。

且說花子能知父親又到七畝莊去了，心中甚是耽憂，想道：「梅氏前夜親對我說太師命內今夜不該絕亡，終要害他性命。看他粗心大膽，將來我爹爹若被梅氏害死如何是好？」一夜牽腸掛肚，任睡不著。直到五更三點，遂爬起身來，也不梳洗，一直走到朝房查問太師有來上朝否。管朝房的答道：「太師有病，未曾上朝。」花子能聞言想道：「昨日好好的人，今日忽然有病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遂又趕到七畝莊來。天色漸明，只見十餘個人扛著白棺木走來，花子能在旁點算：一個、二個、三個、四個、五個、六個、七個，暗想道：「誰家晦氣，一連死了七個人？這也奇了。」又自想道：「我須打聽自己的事要緊，不要管別人閒事。」即時走到園門口，一見門是閉的，挨身而進，暗暗來到鴛鴦樓下，並不見有一個丫頭。想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這些丫頭都往那裡去了？」正在探望，只見花年手拿一盆熱水走來。花子能叫道：「花年，我且問爾，聞得太師爺有病，果是真麼？」花年答道：「果然有玻」花子能又問道：「二夫人可起來否？」花年想道：「太師爺吩咐我不可說與少爺知道，如今少爺又來問我，叫我怎樣對答？也罷，待我騙他便了。」花年遂說道：「二夫人不在樓上睡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在樓上睡，難道與太師爺分了牀睡麼？如今太師爺在那裡睡？」花年道：「太師爺在樓上睡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如此待我上去問安。」花年想道：「我且慢上去，看他如何。」

那花子能走上樓來到牀前，叫聲：「爹爹為何身子不爽快？」花錦章一見花子能到來，心中大怒，一手挽住他的左臂問道：「爾來了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孩兒待來看爹爹。」花錦章道：「小畜生啊！爾做的好事。」一連七八個巴掌，打得花子能滿面通紅，叫聲：「爹爹，爾怎麼才病得一夜就瘋顛了，連我也打起來？」花錦章罵道：「爾這畜生，難道我打不得爾麼？我且問爾，梅氏爾叫他是甚麼？」花子能答道：「叫他庶母。」

花錦章道：「這卻又知叫為庶母，怎麼與他通姦？爾自己的妻子不能管顧，致與人私通，敗壞門風，今日又敢亂倫奸庶母，又欲殺父，這樣畜生留爾何用？」遂叫：「花年，快取刀來。」

花子能聞了此言，急得五內崩裂，無計脫身，只得叫聲：「爹爹，此話那裡聽來的？有誰人看見，是那個敢作干證？」花錦章道：「小畜生還敢強辯麼？自己不敢下手叫梅氏來殺我，這還了得？今日譬如不生爾這小畜生一般，定不饒爾。」花子能叫道：「爹爹，這個使不得，我是單傳獨子，要把花家香火，爾不可一時沒了主意。」花錦章道：「我不要爾這畜生傳香火接後嗣罷了。」叫聲：「花年，快快將刀取來。」連叫數聲不見花年上來，遂自己一手將花子能左臂捏得緊緊不放，將身跨下牀，就在地下拾起劍來恨罵道：「小畜生，今日容爾不得了。」一劍望花子能便砍。花子能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。」將身望後一閃，飛起一腳將花錦章手中的劍踢落地下，又盡力一蹲掙脫了手，將花錦章推倒在地，自己急急走下樓來，卻好遇著花年，問道：「敢是太師爺殺了二夫人麼？」花年只道他已先曉得了，遂應道：「不知何故，殺了二夫人還不足意，又將四個丫頭二個老婆一齊盡殺了。」花子能聽了此言，叫聲：「不好了。」回身便走，如飛的去了。

那花年想道：「太師爺莫非遇著邪神麼？不然為何殺了七人還不足意，連自己親生獨子也要殺起來？」忽轉想道：「不好了，我須要小心，不然也是一劍，那時我卻無處去伸冤。」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